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三十一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九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小雅　節南山之什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音義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為詁訓因改其第焉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韓詩云視也父音甫注及下同疏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

蔿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雅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棠棣為周文公之詩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縣蠻謂士為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録也推此則太子之傅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為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箋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

其官所以與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别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

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爲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於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略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傳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傳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

刑辟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傳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絶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音義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赫許百反惔徒藍反又音炎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説文作炎字才廉反小熱也大音泰下皆同燔音煩脅許業反本又作脅卒子律反監古銜反注同韓詩云領也斷都緩反

疏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大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大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爲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絶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既絶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

之高大乃言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巳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更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嚴傳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箋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維石巖巖相對爲興又與憂心如惔爲發端由瞻見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爲皆憂心也如惔之字說文作炎訓爲小熱也灼炙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爲刑

罪明所憂者刑罰之成貪暴可知言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絶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南

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云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天方薦瘥喪亂弘多傳薦重瘥病弘大也箋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傳憯曾也箋云懲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音義猗於宜反倚於綺反下同畎本亦作甽古犬反薦徂殿反注及下篇注同瘥才何反重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疢㓜覲反長張丈反憯七感反唁音彦服虔云

弔生
曰唁**疏**正義曰毛以為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巳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位為政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平天應以災下民非直畏汝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以疫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由此喪凶下民之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時在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奈何既無止之禍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為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為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平鄭唯有實其猗為異言山既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以興尹氏既為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其天下民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為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以綠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為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

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箋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猗是猗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刪谷耳能實刪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刪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刪谷以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刪谷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教均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壟中曰刪說文云刪小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刪引之則刪是壟中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刪禹貢曰羽刪夏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傳正義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瘥病釋詁文箋正義曰此喪亂連文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

病長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多也喪與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若尹氏既脅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又承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歎辭民皆死亡非徒嗟歎故爲作者嗟之無可奈何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傳氐本均平毗厚也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太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維

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傳弔至空窮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音義氐丁禮反徐云鄭音都履反毗婢尸反王作埤埤厚也俾必爾反後皆放此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又作手旁至者誤也鎋字又作轄胡轄反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昊胡老反空苦貢反注同愬蘇路反本亦作訴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為大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臣秉持國政之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為專行虐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既

不善詐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鄭唯氐爲桎鎋毗爲輔爲異餘同傳正義曰氐本者毛讀從邸若四圭有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爲毗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爲便故易之箋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太師之官爲周之桎鎋也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末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

則下民末罔其上矣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瑣瑣姻亞則無膴仕傳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箋云壻之父曰姻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禄也音義勿毛如字鄭音末已毛音以鄭音紀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下同瑣素火反本或作璅非也璅音早亞於嫁反膴音武疏正義曰毛以爲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責王言王爲政由不躬爲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

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爲文耳鄭以爲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之則民皆未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己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近之餘同傳正義曰君民之所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

禁止之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即經之君子也箋正義曰箋以此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為末也知躬親為恩澤者以王身所為而行於衆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為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横加不可故易之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末略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殆近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為政則宜為已身之已不宜為已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為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傳正義曰釋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壻相謂為亞釋親文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

亞次也又竝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

箋正義曰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釋親文幽王前娶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爲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蓋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爲正稱故鄭總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任之即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昏姻諂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之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傳傭均鞠盈訩訟也箋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

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傚爲之愬之於天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傳屆極闋息夷易違去也箋云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訩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

音義傭勑龍反韓詩作庸庸易也鞠九六反訩音凶戾音麗行下孟反爭爭闘之爭下皆同傚下教反屆音戒闋苦穴反易以豉反下同復音服本又作覆芳服反

疏正義曰此又本尹氏之惡訴之云昊天乎即由尹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又不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民之無所不爲皆化於上

也民既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上爲善亦當化上爲善汝在位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訟之心息汝在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傳正義曰傭均訩訟釋言文鞫盈釋詁文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多也由不惠而降戾乖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獄訟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乖爭也此皆民效爲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乖爭出於私二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爭則小猶可恕唯恨其大故經言鞫訩大戾箋正義曰釋詁云屆極至也俱得爲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爲惡而在位亦然既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者知鞫訩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充配下云惡怒是乖爭故知心息是鞫訩也言民心不言鞫訩言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爲惡雖則已成可息而去之是可反復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傳病酒曰酲成平也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不自為政卒勞百姓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音義酲音呈疏正義曰此章箋具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為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

肅言政不由王出也傳正義曰說文云酲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也箋正義曰知責昊天而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今昊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末言不自爲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爲政也故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即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若此所受若湯得黑烏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籙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得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

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識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傳騁極也箋云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音義為于偽反又如字蹙子六反王七歷反騁勑領反日而乙反縮所六反疏正義曰言當所乘駕者彼四牡也今四牡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以興王所任使者彼大臣也今大臣專己自恣不

為王使也臣既自恣莫肯憂國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地蹙蹙然至狹令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削故責之也傳正義曰以領巳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為大箋以為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項由人駕馭言不肯為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為自恣也箋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畧耳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傳茂勉也箋云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鬬相殺傷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傳懌服也箋云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讐其已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醻酢也

音義相息亮反注同矛亡侯反戈矛也懌音亦醻市由反說音悅下同已音以酢音昨 疏正義曰此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戒汝相與為惡之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既已和悅既已懌服則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酬酢矣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讎集本云大讎是爭義亦得通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傳正長也箋云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音義覆芳服反長張丈反邪似嗟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尹氏為惡訴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

安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而致民怨也鄭唯下句爲異餘同疏正義曰正長釋詁文此傳甚畧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説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傳家父大夫也箋云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之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箋云訛化畜養也音義父音甫爲于僞反訛五戈反畜許六反

疏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音義正音政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傳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為之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傳將大也箋云訛偽也人以偽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傳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箋云念我獨兮

者言我獨憂此政也音義𦆅扶袁反夏胡雅反下同已音似爲于僞反酷苦毒反瘋
恕痒音羊　疏正義曰時大夫賢者覩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𦆅多之霜是由王
音鼠字林音
急酷之刑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
於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
害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兮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之者
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傳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當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
也昭十七年夏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
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三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

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爲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箋正義曰急恒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來順之言由君急促大酷致恒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草木已大故言傷害萬物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訛僞也者此承繁霜之下故知甚大謂以訛言致霜爲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眞僞因發大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而使盛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箋云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傳莠醜也箋云自從也此疾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是以有侮傳愈愈憂懼也箋云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音義瘉音

庚長張丈反下正長伯長長者皆同苓餘九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文武為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為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不從我之先不從我之後而今適當我身乎訴之文武也此暴虐之政由此訛言所致故疾此訛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出汝口一耳而善惡同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既見王政酷暴憂心愈愈然與此訛言者殊塗為訛言者所疾是以有此見侵侮於己也鄭唯以為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大夫作詩者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以文武受命為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故以父母為文武也文武為天下父母故我我天下作者舉天下之心為之怨刺不專為己故謂天下為我也箋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

也故知詐天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虐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況以虐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傳惸惸憂意也箋云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箋云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人見遇

如此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箋云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音義惸本又作煢其營反一云獨也篇末同并必正反注并制同圜音圓圜土獄也難乃旦反下之難同疏正義曰毛以為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惸惸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辜者亦并罪之以其身為臣僕言動挂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祿由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為作者言憂心惸惸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

又言無禄之事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如此於何從而得天禄乎餘同上章毛以我爲天下則皆爲天下怨辭也鄭以我爲已身念我無禄自念無禄也於何從禄乃言天下皆無禄耳禄名本出於居官食廪得禄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祐爲禄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禄也傳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爲臣僕之意也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正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土謂晝則役之夜則入圜土以圜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圜土而役當役之時爲臣僕之事故號之爲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恒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圜土周禮有其事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圜職曰凡害人者弗

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於刑役圜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爲二等其巳害人者則如此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期而巳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圜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上六係用徽纆置於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徽纆置于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箋正義曰箋以言幷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幷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第十連言臺者以顯僕爲賤也臣亦賤稱僖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辠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

得役使者爲臣也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無罪知被刑殺者尚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文也彼注云越於也兹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故引之以爲證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其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但不至於罪以爲臣僕而已故易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傳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云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傳王者爲亂夢

夢然箋云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爲反夢夢然
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
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
凡人所定皆勝王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傳皇君也箋
云伊讀當爲緊緊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
王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音義
蒸之丞反處昌慮反下之慮同朝直遙反下皆同夢莫
紅反亂也沈莫滕反韓詩云惡貌也勝毛音升鄭尸證
反復扶又反篇末同疏正義曰毛以爲視彼林中謂其
繄烏兮反惡烏路反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在

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興視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唯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賢也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今方且危亡矣民將危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爲反夢夢然而昏亂無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不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爲殘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鄭以上二句小別具說在箋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爲是爲異餘同傳正義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視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侯蒸者言林中有爲薪蒸之木見其小也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也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勝乘也者此傳甚畧王述之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

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

予箋義爲長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箋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衆民之爲僞言相陷害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傳故老元老訊問也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傳君臣俱自謂聖也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音義卑本又作痺同音婢又必支反行下孟反訊音信別彼列反

疏正義曰謂之爲山者人意蓋猶以爲卑況爲岡爲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君子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爲淺況爲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今民之訛僞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愚無別譬之於烏誰能知其雌雄者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

倫有脊傳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箋云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傳蜴螈也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音義局本又作跼其欲反蹐井亦反徐音積說文小步也號音豪注同霆音庭又音挺淪音倫又倫峻反怖普故反呼火故反誣音無虺暉鬼反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螈音元疏正義曰時人疾苦王政歌詠其事作者以其有理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

之以喻已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已恐陷在位之羅網也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比之作者善其言故云維號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何故而為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為虺蜴也傳正義曰天在上身戴天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蹐累足說文云蹐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箋正義曰箋以不敢者畏辭明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淪沒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傳正義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璣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

蜥蜴與螈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傳言朝廷曾無傑臣箋云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天之抏我如不我克傳抏動也箋云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彼求我則如不我得箋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傳仇仇猶謷謷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

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音義阪音反又扶版反菀音鬱茂也徐又於阮反崎起宜反嶇丘俱反墝苦交反埆戶角反又苦角反又音角閼音閼辟匹亦反扤五忽反徐又音月迅音峻謷本又作慹五報反沈五刀反疏正義曰王政所以爲民疾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墝埆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苗以興視彼空谷側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彼王之以禮命以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傳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菀苗比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曾無英傑之臣仇仇猶謷謷者以釋訓云仇仇謷謷傲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定本無猶字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傳厲惡也箋云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燎之方揚寧或滅之傳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傳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烕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音義燎力詔反徐力燒反熾尺志反熛必遙反褒補毛反姒音似鄭云字也烕呼悅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戌聲火

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鎬胡老反 疏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憂者今此之君臣爲人之長何一然爲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别也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燎火方奮揚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寧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爲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褒姒滅之則褒姒惡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爲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妒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傳窘困也箋云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

之難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傳大車重載又棄其輔箋云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傳將請伯長也箋云輸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

音義窘求殞反字林巨畏反泥乃計反遠于萬反爾載之載才再反注及下同將七羊反注皆同墮許規反本又作憧憧待果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轉為喻言王之為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

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溺也以喻王政應有傾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其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隳敗汝之車載既隳敗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傾敗則滅亡汝之國國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已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鄭唯以窘爲仍憂於陰雨爲異餘同傳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以爲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爲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箋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隳成何言隳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隳幣焉服虔云隳輸也是訓輸爲隳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隳作墮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傳員益也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箋

云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終踰絶險曾是不意箋云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踰度陷絶之險女不曾以是爲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音義員音云輻方六反屢力注反數音朔下同疏正義曰此連上章以商事爲喻但反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既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輔益車輻僕能勤御則得不隤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踰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絶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

乎教王之用賢敬臣也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以賢益國則僕將車自然似相執政也終喻絶險報上又窘陰雨以陰雨爲終久及難之事故鄭以窘爲仍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傳沼池也箋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傳慘慘猶慼慼也音義沼之紹反樂音洛注同炤音灼之若反易夷致反見如字又賢遍反慘七感反慼千歷反疏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爲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

能有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甚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興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為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避苛虐之政莫知所逃已為之憂而心中慘慘然念國之為虐也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憂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傳言禮物備也箋云彼彼尹氏大師也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洽合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富獨與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傳慇慇然痛也箋云此賢者孤特自傷也音義殽戸交反比毗志反云本又作員音同慇

音殷又於謹反疏正義曰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兮憂心慇慇然痛也鄭以爲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故言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殽合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甚相與親友爲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慇慇然孤特自傷耳箋正義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而以彼爲尹氏者以尹氏官爲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傳正義曰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爲刺者言幽王唯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共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傳佌佌小也蔌蔌陋也箋云

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傳君夭之在位椓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傳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惸獨將困也音義佌音此說文作佌音徙蔌音速窶其矩反一音慮夭於兆反又於遙反災也椓陟角反哿哥我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佌佌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斂重賦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民今日之無天祿而王夭害之在位又椓譖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哉此單獨之民窮

而無告爲上天椓將致困病故甚可哀也鄭唯天夭是椓爲異餘同傳正義曰毛以天斥王者故爲君夭之夭旣爲君故椓爲在位也箋正義曰箋以夭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爲故云天以薦瘥夭殺之夭旣爲天則椓爲王者故云王者又椓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歛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壞然椓如椓杙之椓謂打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

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音義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為刺厲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烏路反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下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刺幽王鄭以為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為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為幽即以為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為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為之義不復强為與奪箋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為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為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為厲王又自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告凶專國家之權任天下之

責不得竝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為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為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為厲也毛以豔妻為褒姒美色曰豔則褒姒豔妻為一鄭必為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為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為司徒知非代番為之者以番為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為后番始為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為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為后則桓公初為司徒褒姒仍未為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為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擿雒戒曰昌

受符厲倡發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既言昌受符為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為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為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為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為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巳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為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為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䜟褒

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爲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傳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

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彼月

而微此日而微傳月臣道日君道箋云微謂不明也彼

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今此下民

亦孔之哀箋云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音義夏戸雅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日辛卯之日以

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

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所

以爲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

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為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鄭唯厲王時為異

傳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云朔日辛卯朔日即是之交為事也古歷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箋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為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

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曰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爲金辰爲木金應勝木木反勝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顚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日辛卯自是所食之日知取金木爲義者推度災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强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爲義如緯之意以辛壬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思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

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强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陵弱君故爲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强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略之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爲夏之五月午當用事壬應休廢又壬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八月即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即爲災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爲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

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爲尤輕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歷象爲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

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以爲發無不應是知言徵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

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歷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曾為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此以定義謬矣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為常則日食為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謫見於天月為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

修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箋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音義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横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爲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爲

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傳爗爗震電貌震雷也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傳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箋云崒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傳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箋云憯曾懲止也變異

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

音義 熚于輒反沸甫味反崒舊子恤反徐子綏反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卒頂丁冷反崔徂回反爾雅作厜才規反嵬五回反爾雅作㕒五規反㽦七感反亦作慘

疏 正義曰毛以爲幽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駭駭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崒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今進而在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尚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令由所

致有象在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即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箋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崒者厜㕒規反㕒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意或作嵳峩此經作崒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説百川沸出相乗陵者謂衆陰盛也水泉溢時衆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乗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山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

王時也鄭以爲當
刺厲王於義實安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
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
煽熾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厲王
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
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
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
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

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音義棸側留反蹶俱衛反趣七走反注同趣馬官名楀音矩弓禹反豔餘贍反鄭云豔妻厲王后煽音扇說文作偏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嬖必計反朝直遙反下同擅市戰反疏正義曰毛以爲當刺幽王時皇父爲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之卿仲允爲膳夫棸氏之子爲内史蹶氏維爲趣馬楀氏維爲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竝處於位由褒姒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有親黨者以褒國所養以爲本親

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戚或可諂佞於事爲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鄭以爲厲王時豔爲后爲異箋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㓰也其番聚蹶楀單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强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即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

雖中為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為得以義引之故為得也司朝即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以為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大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為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為此六子之端

首兼擅羣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傳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

道當然言文過也音義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汙音烏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令力呈反趣七住反本又作趨七俱反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共音恭本亦作供

疏正義曰毛以為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為是也汝何為使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即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盡為汙萊予而皇父非但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反云禮法當然歌而惡之鄭以厲王時為異傳正義曰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瀦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

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傳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云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内諸侯二卿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箋云慭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箋云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音義向式亮反下及注同亶都

但反信也藏才浪反注同猒於鹽反慭魚覲反爾雅云願也强也且也韓詩云閒也彊其丈反疏正義曰毛以爲皇父非徒困苦邑人又矜貪無猒言皇父不自知甚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此貪人爲卿欲使聚歛歸已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慭然彊欲遺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唯厲王時爲異箋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爲知足於已自以高官厚祿謂已智能得之以爲天下莫若已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爲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歛之臣用使之聚歛是不知猒也禮畿内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内故王制注云見畿内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

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說文云憖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形勢盡將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定本及集本云憖者心不欲強之辭也知擇民者以朝臣不遺一老則盡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故擇民之富有者以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父擅恣強偏將之所以刺其貪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箋云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

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無罪無辜讒口嚻嚻箋云嚻嚻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嚻嚻然下民之孼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箋云孼妖孼謂相為災害也亦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為此者主由人也音義黽民允反本又作僶同嚻五刀反韓詩作嗸孼魚列反噂子損反說文作僔云聚也沓徒答反背蒲昧反注同墮徒火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言黽勉然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以時無罪無辜尚被讒口所譖嚻嚻然

以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言下民競相譖言使下民之有妖孽相與爲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今下民皆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衆人皆主意競逐爲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爲此以相災害非從天墮也鄭以厲王時爲異箋正義曰妖孽者上天降災之名人以讒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民之災害爲妖孽故云孽謂相爲災害也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爲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而來此則人自爲之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噂沓爲未背時故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也則背憎爲相椓譖矣逐者猶人走相追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爲之甚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云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四方有羨我獨

居憂傳羡餘也箋云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箋云逸逸豫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傳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箋云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音義里如字本或作𤺌後人改也痗莫背反又音悔本又作悔羡徐箭反傚戶教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詩人見王政之惡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傚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之鄭以為厲王時言悠悠乎可憂也為此而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為異餘同

十月八章章八句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箋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政也音義正音政　疏正義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而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傳駿長也穀

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至使昊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昊天疾威弗慮弗圖箋云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傳舍除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音義浩古老反又胡老反昊胡老反駿音峻饉其靳反更古衡反是䆗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恐起勇反舍音赦一音捨淪音倫胥息魚反鋪普烏反王云病也徧音遍下同

疏正義曰毛以爲詩人告幽王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絶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害及王身王不慮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王枉濫之使羣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厲王爲異傳正義曰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饉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爲蔬三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爲饉也箋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

是不能繼長昊天之德尚書稱政之動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使然故云於是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傳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傳戾定也箋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傳勩勞也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箋云王流在外三公
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
王也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傳覆反也箋云人見王之失
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爲惡也音義
彘直例反勩夷世反又音曳長張丈反下同復
符富反罷音皮朝直遙反舊張遙反覆芳服反疏正義曰毛
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以
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
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
無知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臥以勤國事
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
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

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
鄭以爲厲王既爲昊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
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傳正義曰此傳質
略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具道已滅將無所止定
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箋正義曰周宗宗
周也皆言周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
京也本紀稱厲王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
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
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
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
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爲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
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
與漢時不同傳正義曰勩勞釋詁文王述之曰長官大
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莫之知也故
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箋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
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臣亦

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鄉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鄉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况大夫乎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爲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爲三公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傳辟法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

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箋云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於天疏箋正義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傳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也瘁病也箋云兵戎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

大臣無念之者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傳以言進退人也箋云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羣臣竝爲不忠惡直醜正音義退徐音退本又作退曾在登反暬思列反憯千感反瘁徂醉反蓄勑六反餼許氣反訊音信徐息悴反又音碎排步皆反惡烏路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政亂朝危將致兵寇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曾我侍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憯憯然日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事以告王者而王又好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

聽非法之言聞則應答而受之若有譖毁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已成而不肯爲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乏於飲食之蓄飢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憯憯然憂之而日瘁耳王困於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爲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爲非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爲譖毁之言則以爲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答難之令小人得進譖於王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爲此也箋正義曰以王在彘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戎是在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彘無禦止之者即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飢成是在彘時事故云王在彘之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蓄

謂蓄積不必朝夕乏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餽皆左傳有此言餽謂牲牢也聽言對譖言故爲有可聽用也桑柔對誦言故爲道聽之淺者答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答之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答受故知答猶距也共以辭距而違之使不見聽用也則答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是不答也故云共爲排退言其徒侶自排而退無距難之者令使譖言得用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羣臣竝爲不忠惡忠直而醜貞正也惡直醜正昭二十八年左傳文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云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傳

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迕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為上音義出尺遂反音毳休虛虬反注同風福鳳反剴古愛反又古哀反一音祈悖補對反迕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音悅疏正義曰毛以為幽王信讒賢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共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為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鄭以厲王時為異箋正義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

言者爲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聽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剴微之言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傳于往也箋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音義迮側格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乎往仕自是其理但居今之世往仕則甚急迮且危殆矣何者

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仕則急危也鄭唯厲王時爲異箋正義曰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已意爲可使不稱已意爲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不可使者君有不正我不從之君則以我爲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我爲可使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傳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箋云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從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還居王都謂彘也其友辭之云我

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傳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箋云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傳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箋云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音義思息嗣反注憂思同爲于僞反距本又作岠音巨　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政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

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還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也其友以其距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爲辭也鄭以爲厲王已流於彘即謂彘爲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還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誠憂思泣血欲還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已疾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還耳大夫知其虚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别耳傳正義曰説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

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爲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順答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傳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音義旻武巾反下同疏箋正義曰經言旻天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此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爲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

唯刺謀事邪辟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傳敷布也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傳回邪遹辟沮壞也箋云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爲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傳邛病也箋云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

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道亦甚病天下音義敷撫扶反

徧音遍遹音聿韓詩作歔義同沮在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悛七全反改也沈七旬反覆芳服反卬其凶反

疏正義曰毛以爲旻天之德今疾王以刑罰威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徧知之王既爲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爲之今王謀爲政之道又多邪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不善者王反用之是惡不壞也王惡如是我視王謀爲政之道是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鄭爲厲王言何日王之此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悛止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傳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箋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謀之其臧則

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箋云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音義潝許急反訿音紫爾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尺證反稱其一本作稱乎底之履反背音佩疏正義曰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潝潝然自作威福患苦其上又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其有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之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鄭以厲王時爲異傳正義曰釋訓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

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潝潝訿訿之文潝潝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訿訿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準爾雅文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傳猶道也箋云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傳集就也箋云謀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云謀

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

音義猒於豔反注同數音朔復扶又反緜音冑中丁仲反適音的訩音凶當丁浪反跬缺氏反舉足曰跬

疏正義曰毛以爲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度渫瀆神靈我龜既猒繁數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訩訩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上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

於道里何以異乎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之鄭爲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爲有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箋正義曰禮龜曰卜蓍曰筮而此龜并言筮者以卜筮相將之物故并言以協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云卜筮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兆者龜之璺坼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傳正義曰解所以有咎之意小人恥不若人爭爲巳智故謀則發言盈庭若要之決則國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巳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箋正義曰鄉射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

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箋云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見動軔則泥陷不至於遠也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傳潰遂也箋云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音義軔音刃礙車木也字林如戰反泥乃

麗反潰戶對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可哀哉今幽王君臣爲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爲法非用大道是爲常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辯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人而與之謀其所爲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爲謀事也餘同傳正義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賢聖者也箋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鄭云

則泥意出於彼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箋云靡無止禮膴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箋云淪率也王

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
敗音義否方九反徐音鄙膴王火吴反大也徐云鄭音模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膴猶無幾何艾音
刈治直吏反下皆同知音智 疏 正義曰毛以爲告幽王今日天下之國雖爲狹小其民或有通聖者或有
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
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乃用
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爲政當如彼泉之
流行則清擁則濁也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若任小
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
家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傳正義
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言小者見雖
小尚有之義以爲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
通者通知衆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等
級此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即是

大聖故兼言通以辯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爲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即此傳言不能一也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爲不聖而賢也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隔民雖靡膴與或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人皆是民有故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通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字靡止言國靡膴言民爲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膴音模爲法王肅讀爲幠喜吳反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箋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爲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乂以聖賢此四事爲優故屬之諸侯耳其實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言雖無禮法者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既陳

此言明教王擇人任之爲治也毛五事皆準尚書爲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引從作乂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叡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乂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聰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爲次注云此數本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爲差等故聖哲爲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乂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順此詩經故倒彼書文也然叡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乂是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事者即彼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叡是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也此幷或否爲

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爲一故也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爲清不至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亡爲義故不須言清濁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博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戰戰兢兢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傳恐隊也如履薄冰傳恐陷也音義馮符冰反博音搏兢已冰反恐丘勇反隊直類反本

疏傳正義曰釋訓云馮河徒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又作隊下篇同

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醜正故不敬則危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箋亦當為刺厲王音義宛於阮反

疏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為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幽王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小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鄭唯刺厲王為異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我心憂傷念

昔先人傳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傳明發夕至明音義翰胡旦反鶻音骨鵃陟交反何音彫字林作鶻云骨鵃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疏正義曰毛以為言宛然翅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興才智小者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褊小將顛覆祖業故我心為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之也又言憂念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鄭唯刺厲王為異傳正義曰以鳩是小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為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鶻鵰也先人文武也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為然明以文武有天下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明發者夜地而

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傳齊正克勝也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傳醉而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傳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音義溫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藴藉也藉在夜反又慈夜反復扶又反下同疏箋正義曰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爲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

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包裹曰藴謂藴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葢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

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音義菽音叔藿火郭反螟亡丁反蛉音零俗謂之桑蟃一名戎女蟃音萬蜾音果蠃力果反即細腰蜂俗呼蠮螉是也蠮於髻反螉音翁煦況甫反又況具反嫗紆甫反又紆具反鄭注禮記云以氣曰煦以體曰嫗疏正義曰毛以為既言天命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藿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為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已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養取桑蟲之子以為已子似有德者教取王民以為已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鄭唯刺厲王為異傳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

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為藿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箋正義曰王位無常家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處誤傳正義曰螟蛉桑蟲蜾蠃蒲盧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螉桑蟲俗謂之桑蟃亦呼為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為土蜂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箋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姁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為已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

喻取一邊耳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傳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

取節爾箋云題之為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

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箋云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傳忝辱也

音義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鴒注同舍音捨睇大計反日而乙反下同朝直遥反毋音無忝他簟反字林他念反疏正義曰毛以爲旣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尚則飛則鳴旣飛以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行視朔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脊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卧行

之無辱汝所生之父祖已鄭唯刺厲王爲異箋正義曰
傳巳訓題爲視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視
爲義曲禮注淫視睇眄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
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雝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
故取爲喻也正以飛鳴無止息爲與者亦欲取飛以喻
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也無肯止息時也
我我王也者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爲
我王王於政事所行唯有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
視朝及視朔意以先王制此禮欲使君與羣臣行之以
議政事日有所決斷月有所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
禮意如此所以今欲
令我王有所成決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
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

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傳塡盡岸訟也箋云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音義扈音戶場大良反啄陟角反竊音切治直吏反塡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於角反

疏正義曰毛以爲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鳥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

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慼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鄭唯刺厲王為異傳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為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箋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為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得勝負此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溫溫恭人傳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傳恐隊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傳恐隕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

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音義惴之瑞反恐丘勇反隕于敏反

小宛六章章六句

序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音義弁步干反下同大音泰注大子皆同傅音付 疏 正義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末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大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傅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示義也經言弁彼鸒斯不言小名曰小弁者弁樂也鸒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傳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

也提提羣貌箋云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傳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箋云穀養于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曰以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傳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音義鸒音豫鸒斯鵯居也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說文云雅

楚烏也一名鸒一名鵯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同卑本亦作鵯同音匹又必移反㒧力知反取七住反大音泰説音悦疏正義曰言樂乎彼鸒日而乙反號戸刀反旻亡巾反斯之鳥鸒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宫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比民鳥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罪乎上天致此究枉問天云我罪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爲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傳正義曰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是也此烏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此烏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

衍字定本集本竝無飛字箋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宫庭也以鷽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鳥喻凡人當又爲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傳正義曰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爲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于旻天呼我之父母也言爲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爲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

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傳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傳惄思也擣心疾也箋云不脱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音義踧徒歴反鞫九六反易夷豉反惄乃歴反擣丁老反本或作𢡆同韓詩作疛除又反義同疢勑覲反又作疹同脱本亦作稅吐活反一音始鋭反疏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爲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

天子之德政也今曰王政窮盡爲褒姒矣褒姒干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爲之憂傷惄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疢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正義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鄣礙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直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褒姒之亂王政假以爲喻耳傳正義曰惄思釋詁文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疏正義曰宣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毛在外陽以

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傳辰時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音義梓音子木名屬音燭徐音蜀裏音里長之丈反胞音包胎他來反疏正義曰毛以爲言凡人父之所樹者維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父身乎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使我獨

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謂母也鄭唯毛裏爲異餘同

傳正義曰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内毛在外陽裏在内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禀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爲長而云母斥褒姒褒姒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姒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

箋正義曰此太子爲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言我生所値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値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譬彼舟流不知所届箋云届至也言今太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箋云遑暇也音義菀音鬱蜩音條嘒呼惠反漼于罪反萑音丸葦韋鬼反淠徐孚計反又匹計反譬本亦作辟匹致反下同届音戒疏正義曰言有菀然而茂者彼柳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有漼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生萑葦其衆淠淠然柳木茂而多蟬淵水

深而生葦是大者之傍無所不容猶王總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至使放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心之憂矣不得閑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箋正義曰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定本無旁所二字屈至也者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爲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傳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箋云雊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

獸之不如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傳壞瘣也謂傷病也箋云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音義伎本亦作跂其宜反雊古豆反妃音配壞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瘣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回瘣胡罪反木瘤腫也爾雅云瘣木符婁郭云尫傴癭腫無枝條也疏正義曰此鹿斯與鸒斯柳斯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足伎伎然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雉雉之於朝旦雊然而鳴猶為求其雌雉而並飛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是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之者箋正義曰高宗肜日雉升鼎耳而雊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

字從隹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爲待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蟬葦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傳正義曰釋木云瘣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符婁尫傴内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尫傴癭腫無枝條者舍人曰符婁屬下句獨爲異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傳墐路冢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君子秉心維其忍之箋云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傳隕

隊也音義相息亮反免他故反先蘇薦反墐音覲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毆起俱反又作驅同溺音替隕疏傳正義曰墐者埋藏之名耳此言行音藴隊直類反疏有死人是於道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箋正義曰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箋云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箋云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伐木掎矣析薪杝矣傳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杝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

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傳佗加也箋云予我也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太子

音義　掎寄彼反杝勅氏反又宅買反徐又直是反踣蒲北反挫子臥反舍音捨注同又音赦佗吐賀反注同

疏　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即逐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尚掎其木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尚杝其薪之理矣不欲妄折之彼人尚不欲妄損折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箋正義曰醻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醻有二等既酢而醻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醻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

醻名曰旅醻謂衆相醻也此喻得譏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醻非奠醻也傳正義曰伐木而言掎是畏木倒而掎之明掎其巔矣掎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峰也析薪而言杝明隨其理杝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佗加也者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傳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譏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箋云逝之也之

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傅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為詩曰凱風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怨是愈疎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音義浚蘇俊反默本亦作嘿亾北反易夷豉反屬音燭注同垣音袁笱音苟閱音悅容也叟素口反關烏環反下同本亦作彎射食亦反下同夫音符磯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復扶又反疏正義曰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有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

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有默而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壁者知王受人之讒言也王之所愛褒姒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梁發我笱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亦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王愛爲盜我母子之寵必有盜寵之愆也褒姒既盜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巳既巳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箋正義曰箋顧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爲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傳正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其志念固而不暇耳先有志者即念

父也念者恐其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案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爲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必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遇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善舜知高子譏小弁爲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荅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略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傳憮大也箋云悠悠思也憮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爲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昊天巳威予愼無罪昊天大憮予愼無辜傳威畏愼誠也箋云巳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 音義 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憮火吳反下同思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下同本又作敖愬音素大憮之大音泰本或作泰徐勑佐反

疏正義曰毛以爲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呼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爲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及昊天乎王甚敖慢爲異耳皆以且爲辭傳正義曰幠大也釋詁文禮內饗亦謂之幠箋正義曰幠敖釋言文易傳者以下言已威爲甚可畏而泰幠言甚大非類故爲傲慢下既爲敖此亦爲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爲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故其初即位皆許爲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

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箋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傳遄疾沮止也箋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傳祉福也箋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禄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音義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減減少也數音朔下同別彼列反遄市專反沮辭呂反祉音耻已正義曰毛以爲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音以疏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

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眞僞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不察故讒言得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與所以枉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鄭唯以僭爲不信涵爲同言信與不信同之不別故讒言遂生餘同傳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僞辭不入讒言無由進也王由明不燭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爲宜故易傳也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爲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

人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傳盜逃也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

盜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傳餤進也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箋云卭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

病音義屢本又作婁力住反長之丈反又直良反要於遙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同餤沈音談徐音鹽共音恭本又作恭卭其恭反好呼報反共音恭本亦作供又爲之爲于僞反疏正義曰上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爲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爲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爲甘也傳正義曰言此者解屢意非此時而盟即爲屢也言凡國有疑謂

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爲句義亦通也案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爲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爲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言其正例耳其

餘文異者皆有褒
貶事具於傳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傳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
莫謀也毚兔狡兔也箋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
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
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音義奕音亦秩音帙莫如字又作漠同一
本作謨案爾雅漠謨同訓謀莫協韻爲勝忖本又作寸同七損反度待洛反注皆同躍他歷反毚士咸反遇如
字世讀作愚非也知音智狡古卯反馴音旬又音脣疏正義曰讒人爲讒自謂深密此言己能知之言奕奕

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傳正義曰蒼頡解詁云毚兔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内之狡兔是也箋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爲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爲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閟宫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隐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其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也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傳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箋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僞而不知慙於人音義荏而甚反染音冉數所主反注同椅於宜反梓音子漆音七蛇以支反行下孟反疏正義曰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簧音黃疏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

喻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爲言語結構虛辭使相符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慚愧其顏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傳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傳水草交謂之麋箋云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傳拳力也箋云言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主爲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既微且尰爾勇伊何傳骭瘍爲微

腫足爲尰箋云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腫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箋云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

音義麋本又作湄音眉惡烏路反拳音權徐巳袁反易夷豉反尰市勇反骭戸諫反脚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幾居豈反注同大音泰又如字素音傃

疏正義曰疾讒佞之人謂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際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骭有微之疾而足踿且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况復無之而汝敢爲此惡汝作爲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傳正義曰水草交

謂之麋釋水文箋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旣讒已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爲太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傳正義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旣微且尰然後爲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骭脚脛也瘍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尰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溼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傳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疏

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爲王卿士而於王所讒譖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

何人斯之詩以絶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案此經無絶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亦非絶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爲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已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絶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絶疑者未絶則不疑者絶可知疑暴公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絶明暴公絶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絶之也刺暴公而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傳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戌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内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内也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内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内故曰皆畿内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

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爲王臣蘇公亦爲卿士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箋云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譖已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爲大切故言何人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傳云言也箋云譖我者是

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己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音義女與之與與音豫下疑其與之女與於譖皆同大音泰己音紀疏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人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迹同譖己貌似不妄故難知也又言己疑之狀暴公譖我之時汝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不由譖我意慚而不得來也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今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爲維鄭皆爲是則此亦當以此爲異箋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貌又可疑則譖己必矣非難知也心疑

何人譖已猶尚兾其不然故旣設疑言復開解之初疑何人與暴同譖旋即復言維暴獨云一疑一舍非他人教示皆出已之情耳故云由已情而本之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譖欲使不復猜已還與和親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箋云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箋云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音義唁音彥見賢遍反譴遣戰反女音汝下注同日而乙反已音紀疏正義曰言暴公與其

侶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誰作我此禍而令王譴讓我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譖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入門弔唁我也汝始者能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我為可言我有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唁乎知已被譴而不唁疑其譏已而內慚箋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暴同情故并而誰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唁既言為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已得譴讓也謂以咎譴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唁者雖不奪國以被罪當弔之弔生曰唁不必失國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傳陳堂塗也

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館

庭使我得聞汝之音聲不得睹女之身乎不媿于人不畏于天箋云女今不入唁我何所媿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音義睹丁苦反本又作覩媿九位反或作愧疏正義曰又研窮何人言彼何人乎彼若不譖我何故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覩見其身乎得不譖我乎意慚而不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慚媿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慚愧故不相弔唁為不媿人不畏天也傳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為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音義飄避遙反疾風也沈又方消反祇音支攪交卯反疏正義曰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為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

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音義亟紀力反脂音支盱況于反疏正義曰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之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盱爲何人病爲異餘同箋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

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已爲得安是章次相戒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易說祇病也箋云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音義易夷豉反注同韓詩作施施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俾必爾反祇祈支反一云鄭上支反說音悅下同解音蟹與音豫復扶又反下章同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傳土曰壎竹曰篪箋云伯仲喻兄

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箎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箋云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為其情之難知巳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音義壎況袁反箎音池應應對之應和胡臥反貫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反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比毗志反索素洛反為其之為于偽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疏正義曰既窮之而不

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兄吹壎又仲氏之弟吹篪以和之其情相親其聲相應和矣言我與汝何人其恩亦當如伯仲之爲兄弟其情志亦當如壎篪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諧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譴否有決令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傳正義曰土曰壎漢書律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爲之大如鵞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五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

作壎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壎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竝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如鄭以爲喻王肅亦云我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壎篪之相和與鄭同也傳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竝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爲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

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旣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爲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巳非三物竝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物竝用者時考叔爲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爲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

若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猳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傳蜮短狐也靦姡也箋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傳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

是也音義蜮音或沈又音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靦土典反姡戶刮反面醜也　疏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㠯音以古以字本作以　於是怒而責之言汝若爲鬼也爲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我爲詛今汝有靦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譖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傳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姡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姡然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靦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不正直者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者翻覆

之義故箋以爲輾轉申傳

不正直之義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巷伯

奄官寺人内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

宫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

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音義巷伯官名

也寺如字又音侍奄於檢反巷伯奄官本或將此

注爲序文者近附近之近下近嫌同　疏正義曰此

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

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兮衍字定本無巷伯奄

官四字於

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箋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其職掌王后之命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者異其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稱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閒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宮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作詩輒名篇爲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及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彼譖人者亦已大甚箋云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音義萋七西反斐孚匪反本或作非蚳直基反貝黃白文曰餘蚳大音泰注同徐勑佐反疏正義曰女工集彼衆采而織之使萋然兮斐然兮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文以為其錦也以興讒人集已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愆狀以為已罪也實無罪而讒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彼讒譖人者亦已復為大甚言非徒譴讓小辜乃至極刑重罪是為大甚傳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為文章之貌萋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為文章相

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箋正義曰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文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顔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

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戸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箋云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音義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玉篇尺紙反又昌可反侈尺是反又式是反辟音避下同釐力之反寡婦也依字作嫠放甫往反蒸之升反縮所六反又作樎同間間側之間又音閑嫗紆甫反又紆具反本或作煦況甫反踵章勇反足根也狹音洽適如字玉徐皆都歷反下同疏正義曰既言讒人集成己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寬大為踵今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為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已哆又侈之而為舌故也以與讒人因寺人

初有小嫌疑爲始兮其又構之更增而其爲終兮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亦因始有嫌又構之而爲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以悔也因有小嫌陷已如此彼讒譖人者誰往與謀乎何其多而能巧也傳正義曰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故爲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太狹舌雖小寬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箋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爲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爲哆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爲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爲箕斯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爲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顏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繼薪人不可以家到戶說姦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旦猶至於旦也蒸是薪之細者摍謂

抽也言燭又言薪則初執燭次然薪薪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旦已爲之總目言其然火以至旦乃更覆說薪盡抽屋之事其實烝盡摍屋是未旦時也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閒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閒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是也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衰故無嫌也言今子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稺也柳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貞潔之名素已彰著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爲此則不可也汝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能似於是者言魯人如此爲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姦淫其所嫌者不必即是男女是非之事箋正義曰定本踵作踵其

義俱通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音義緝七立反說文作咠云咠語也又子立反翩音篇字又作扁惡烏路反疏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

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

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音義捷如字又音妾

幡芳煩反訕所諫反又所姦反卒寸忽反誹方味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讒人相戒言汝若不誠汝之心而言之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為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鄭以遷為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為理不安故易之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云好

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蒼天蒼天

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疏正義曰言讒人謀能巧密為王信用彼誠則驕逸也我得罪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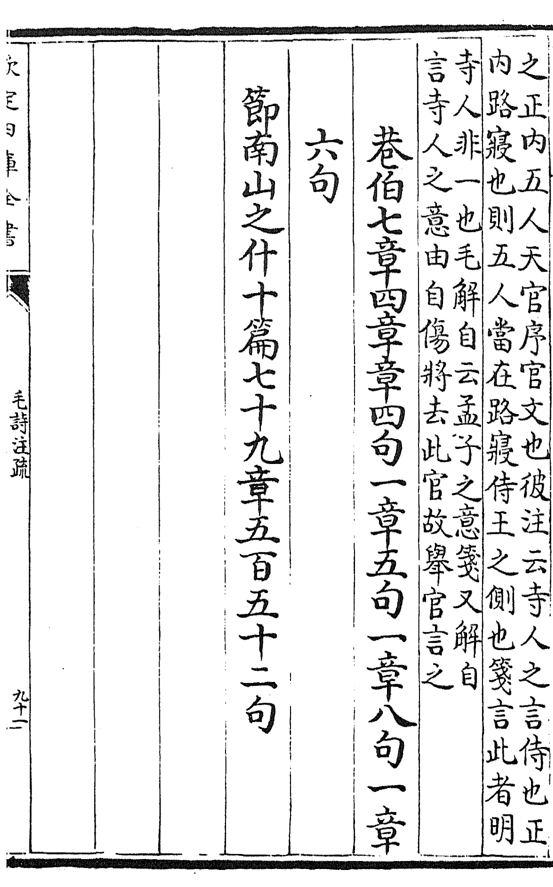
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傳投棄也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傳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傳昊昊天也箋云付與昊天制其罪也音義畀必二反下同豺士皆反字或作犲疏正義曰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傳正義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

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歴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傳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寺人王之正内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音義猗於綺反徐於宜反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疏正義曰寺人以

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令使自慎言人欲往之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丘而乃後於楊園也以興讒人欲行譖大臣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譖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為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使凡百汝衆在位之君子者當敬慎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偏及在位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為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為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傳正義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丘名故知楊國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為辭也寺人而曰孟子者毛解言已定之意也知罪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也箋正義曰寺人王



之正内五人天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内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子之意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毛詩注疏卷十九

毛詩注疏卷十九考證

節南山章○臣浩按此詩古止名節左傳韓宣子來聘

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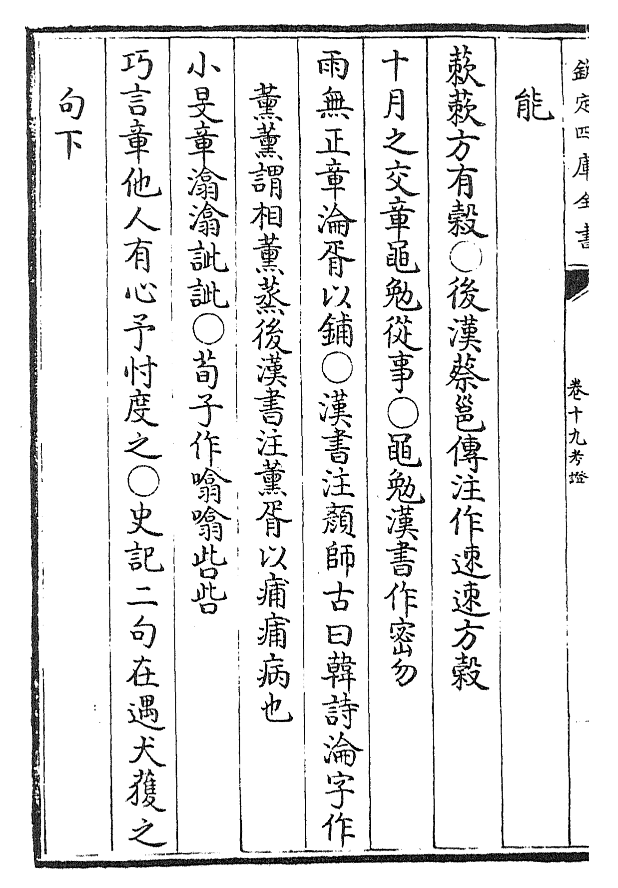
維周之氐傳氐本○臣光型按爾雅氐天根也謂角亢

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國語本見而草木

節觧本謂氐是氐本同義毛義爲長鄭改作桎非是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荀子作天子是庳卑民不迷

正月章燎之方陽寧或滅之○陽漢書作揚寧漢書作



能

蔌蔌方有穀○後漢蔡邕傳注作速速方穀

十月之交黽勉從事○黽勉漢書作密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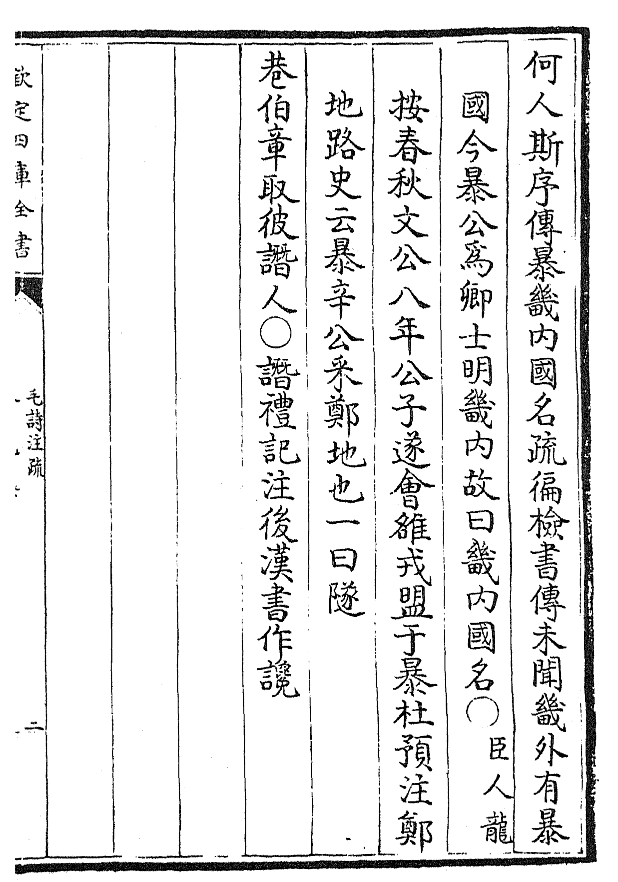
雨無正淪胥以鋪○漢書注顔師古曰韓詩淪字作

薫薫謂相薫蒸後漢書注薫胥以痡痡病也

小旻潝潝訿訿○荀子作噏噏呰呰

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史記二句在遇犬獲之

句下



何人斯序傳暴畿内國名疏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内故曰畿内國名○臣人龍按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預注鄭地路史云暴辛公釆鄭地也一曰隧

巷伯章取彼譖人○譖禮記注後漢書作譓

毛詩注疏卷十九考證

謹案第七頁前七行箋勿當作末刊本末訛未據宋本改

第九頁後七行音義易以豉反刊本豉訛鼓據經典釋文改

第十一頁前八行疏焉得風議而已哉刊本得訛待今改

第三十二頁前六行疏或亦人之禍釁刊本釁訛爨今改

第三十六頁後二行疏小宰中大夫刋本中譌卿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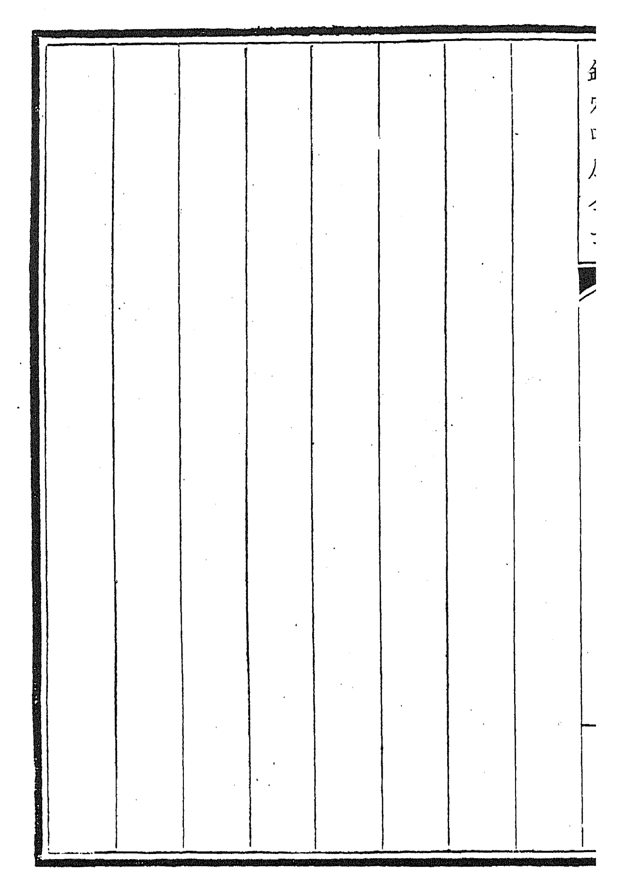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五頁後六行疏若小人有為譖毁之言刋本譖譌惜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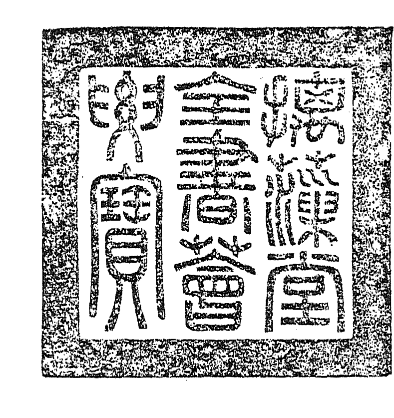
第六十一頁前三行音義幷步千反刋本千譌千今改

第八十二頁後四行疏頼考叔刋本頼譌頴據左傳改

第八十七頁後四行踈舌雖小寛刋本舌訛言今

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楊省曾